

曾与美人桥上别……

□林少华

应邀南下广东演讲。“广场启蒙”不敢当，但我的确愿在“象牙塔”和大众间架桥铺路，于是乐颠颠去了。讲完东莞的“松山湖大讲堂”，马上拐回广州作客“岭南大讲堂”。我在广州生活、工作了十八年。我的青春，我的泪水、汗水，我的最有温度和质感的记忆，永远留在广州。加之讲完后有半天空出来，正好用来重拾记忆。也是因距离近，一大清早就溜进流花湖公园。时值初冬，北方所有绿植都已进入生命的尾声，寂寥、简约、理性。而这里仿佛一切刚刚开始，热烈、繁复、张扬。紫荆树开始释放紫色的蝴蝶，风姿绰约；鸡蛋花浑如蛋白雕塑，温润莹洁；夹竹桃确如其名，叶似竹而非竹，花如桃而非桃，云蒸霞蔚，红绿分明。四围高楼隐约，中间一泓湖水。艳阳高照，云淡风轻，正是岭南最好时节。边走边看，心情如阳光下的奶油蛋糕，很快融化开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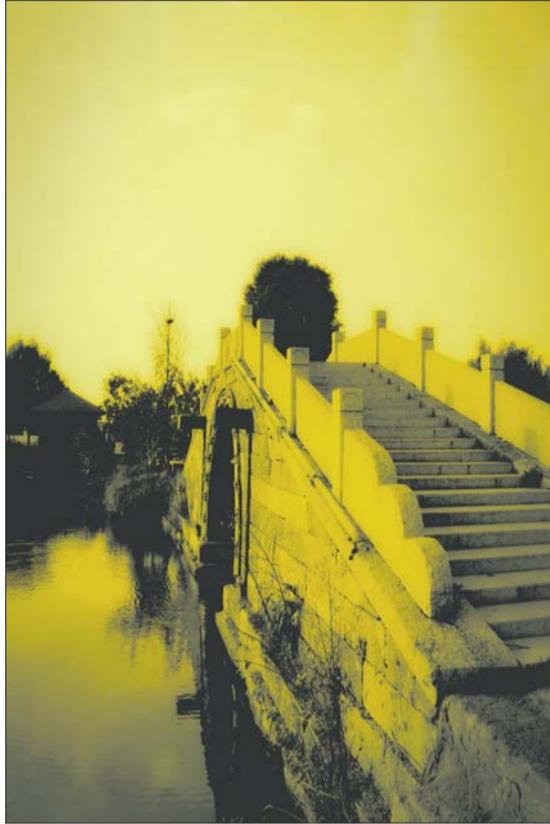
蓦地，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头。什么不对头呢？原来公园里全是老人，老翁、老媪，阿公、阿婆。没有少女，没有少妇，没有小伙，没有壮汉，清一色老年人，我闯进了老年人的国度和世界！我觑一眼手表日历：星期五。星期五上午，该上班的上班，该上学的上学。不上班上学，只有我和一群老人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觉得有些异样。偌大广州，这里竟如此纯粹，如此单一，无论如何都不正常。

然而这是事实。老人们大多参加一项集体活动，以跳舞居多。湖畔、花间、树下、墙角、院落，但凡稍大的空地都有舞

姿。有的手拿红绸折扇；有的手持红缨长剑；还有的徒手打太极拳，虽不知何家拳路，看上去倒也蛮像那么回事。舞曲——不全是舞曲——是从便携式收放机中流淌出来的，一半熟悉一半陌生。熟悉的多是老歌。那是个男女老少人人跳舞的年代，中国居然有那样的年代！

较之舞曲舞姿，我更多的是注意老人们的表情。我在一伙“舞者”的旁边止步细看。老人们的表情那么专注。每对眸子都一动不动地凝视空间的某一点，好像正在注视试验结果的科学家、潜思考的哲学家，又像致力于语际转换的翻译家，比如我。我？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——我不也快成老人了吗？不出几年，我势必加入他们的团队。我必须准备迎接“老”这一铁定事实的到来。时间将平等地掀翻每一个人。这意味着，眼前的老人就是几年后的自己，这个老人世界就是几年后自己的世界。想到这，心里泛起一股莫可言喻的情感，不知是宽释还是愁苦。

毕竟不能总看老人，我转身前行。当走到湖中间一条蒲葵树、椰子树相拥的稍宽的小路时，三十几年前的记忆倏然复苏过来。是的，一九七五年，那年的冬季。那年广州的冬季分外阴冷，我毕业后来到广州。举目无亲，语言不通，和一二十个人上下床挤在一起，工作性质又极不如意。整个广州就像大敞四开的巨大的电冰箱把我整个吸了进去，我在里面瑟瑟发抖。那是我人生最凄苦的岁月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漂亮的广州女孩把我领到了这座名叫流花湖的公园。就在这条湖心路



上往来漫步，在路中间的桥旁留下自己来广州后的第一张风景照。我因此惊异于广州还有这样的好地方，还有这样的暖意，而暖意又来自一个极漂亮的广州女孩。过春节时她还送给我一袋当年广州流行的炸油角，找我去她家吃过饭……而今，蒲葵仍在，椰树依然，桥也还是那座桥。我不禁记起古代一首不知谁写的诗：“清江一曲柳千条，二十年前旧板桥。曾与

美人桥上别，恨无消息到如今。”一时不胜伤感，沉思良久。以年龄计算，她差不多该退休了。莫非就在这些跳舞的老人当中吗？不过，即使相见，她也未必认出我，我也未必认出她了。三十八年，三十八年之久！但感觉上又似乎是一瞬间。一瞬之前，我青春年少；一瞬之后，我闯入了老人世界……

(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、中国海洋大学教授)

碎碎念

冬藏

□孙葆元

一入冬，铅灰色的云堆在天上，心里空落落的，习惯性地想干点什么。干什么呢？似乎也没什么好干的，手足感觉没有地方放似的。这是一代人在初冬的感觉。

菜农们开着货车把大白菜运进城里来，萝卜一堆一堆堆在地上，便恍然大悟：该冬藏了！像大雁知时南归，这是人的经验基因对我们生活的提醒。过去，当北风吹落第一片黄叶，市民就开始贮存过冬的大白菜、青萝卜、大葱了。冬天菜蔬短缺，没什么换口味的，只有这些，家家户户怕冰天雪地买不到菜，必须把菜提前买下。于是不论家居宽绰还是家居狭窄，不论收入富足还是收入低微，都要买一些菜储备起来。不是那些菜占多大地方，而是那些菜在心灵的充实。

有运输能力的单位也忙碌起来，纷纷与蔬菜公司联系，到白菜、大葱的产地批发回来分给职工，竟成为一项不成文的福利。下班时，只见职工自行车上驮着一捆捆大葱，一大兜一大兜白菜招摇过市，没这种福利的人就投去羡慕的目光，驮菜回家的人就更自豪。这是每个冬天的感觉。

不管菜是分来的还是买来的，驮回家就头痛了，人都住得挤巴巴的，偌大一堆菜往哪里放？放到朝阳的地儿干巴，放到阴凉地儿霉烂。一百斤菜放到开春，能吃上八十斤就不错了。老居家的就有办法，在院子里挖地窖。找一块空地，挖下去，挖成一人多深的坑，把白菜、萝卜悉数放进去，坑口用木板、塑料布覆好，再把挖出的土棚上，不怎么好看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坟丘子，可是蔬菜在里边保鲜，放一个冬天不会干帮、掉叶，不会腐烂。吃菜的时候，只要在那个菜丘上挖开一个口，探身取出，与新采摘的一样。这又是冬天的味道。

那年北方边疆冲突吃紧，全国人民都在深挖洞，广积粮。我想起那个菜窖子，复把回填的土挖开，挖成一个大坑，晚上在院里走得拿灯照路，掉下去可不是好玩的！渐渐地风声不那么紧了，坑却成了陷人的“坑”，就想覆平。挖出的土都运走了，没办法只得把炉渣、垃圾往里倒，回坑经年才填平。那菜窖就永远也不能用了。

奉献能源 创造和谐

中国石油全国客户服务热线：95504

